

石人小说

(长篇小说)

总经理的小夫人

(中短篇小说集)

困惑



中国文联出版社

石人小说

总经理的小夫人

(长篇小说)

困 惑

(中短篇小说)

中国文联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困惑·总经理的小夫人/石人 著·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0.10
(芳草文丛)

ISBN 7-5059-3522-4

I. 困… II. 石… III. 小说集—作品选—中国—当代
IV. 121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68926 号

书 名	困惑·总经理的小夫人
作 者	石 人
出 版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 行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行部
地 址	农展馆南里 10 号(100026)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	田 园
责任印制	胡元义
印 刷	北京图文印刷厂
封面设计	薛 军
开 本	850×1168 1/32
字 数	300 千字
印 张	12.5
版 次	2001 年 3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5059-3522-4/I·2689
定 价	24.60 元

鲁迅琼瑶比谁大（代序）

教师一在黑板上写下这个题目，就有学生站起来说：

老师，这个题目你不用讲了。

为什么？

我们都知道了。

你们知道什么？

我们知道鲁迅肯定比琼瑶大。因为鲁迅生于1881年9月25日，今年整整118岁，而琼瑶生于1938年4月19日，今年只有61岁，所以肯定鲁迅大无疑。

教师说：如果我比在文学上的贡献呢？

学生说：那就更不用比了。鲁迅是划时代的伟大作家，在国际上享有崇高的声誉，毛泽东曾说他是新时代的圣人，把他和孔夫子相提并论，而琼瑶只是一个……

教师说：如果我比小说呢？

学生说：比小说？鲁迅的小说《阿Q正传》驰名中外，被奉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作品，他在《狂人日记》、《祝福》、《孔乙己》中塑造的狂人、祥林嫂、孔乙己的典型形象，高悬于现代文学的画廊，令后人仰视可见，叹为观止，而琼瑶的小说……

教师说：如果我比小说的发行量，比小说读者的数量呢？

学生说：那……那我就知道了。

教师说：鲁迅先生首先是一位小说家，而琼瑶女士也是一位小说家，这一点他们有共同之处，所以我以为他们应该能比。鲁迅的小说产生于中华民族内受清朝腐败政府的蹂躏，外遭帝国主义列强瓜分的威胁，面临亡国灭种的危险时期，因此，鲁迅的小说是严肃的、冷峻的、悲凉的，他开创了中国严肃文学的道路，这是一条文学救国、文学为人生的大胆创举。鲁迅先生采用“杂取种种人，合成一个”的典型化手法，塑造了阿Q、狂人、祥林嫂、孔

乙己的典型形象，达到了一个后人不可及的高峰，为小说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然而琼瑶的小说产生于中国大陆、中国香港中国台湾都相对稳定的社会时期。大陆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改变了过去的“一穷二白”面貌，使中国由一个受欺侮、受迫害的贫弱国家一跃变为强大的、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台湾，也在国民党的苦心经营下发展了资本主义经济，香港的经济在中英的共同努力下，也得到长足的发展，成为崛起的亚洲四小龙之一。琼瑶的小说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中产生的。她以描写中产阶级的婚恋为题材，以清新宛丽的笔调，征服了台湾、香港及中国大陆的绝大部分读者。

从延安时期到建国初期，从建国初期到文革以后，中国大陆的当代作家，仍然沿着鲁迅先生开辟的道路，以严肃、冷峻、深刻作为最高标准，在小说的小路上辛苦攀登，不仅收效甚微，而且渐渐陷入绝境，是什么原因呢？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商品经济大潮冲去了作家的辉煌桂冠，使文学乃至小说“门庭冷落车马稀”，失去作者，失去读者，绝少产生有较大影响的作家和作品，那又是什么原因呢？

大家忽视了一个十分重要的事实，即使是伟大的作家，他的作品也不可避免的有它的时代局限。鲁迅先生的小说在他那个时代，固然是最好的小说，但缺少委婉奇巧动人的情节，缺少可读性是人所共见的。平心而论，鲁迅的小说在现在，有多少平民喜欢且能读懂？有多少中学生、大学生喜欢读且能读懂？如果去掉了研究家和官方指定必读之外，还能剩下多少自觉热心的读者？如果拿这一点和琼瑶相比，你会觉得怎样呢？

鲁迅先生并没有错，他顺应他的时代，建立了辉煌的功业，但后继者如果仍然沿着他的道路一直攀登下去，那么很可能就是走上了一条错路或绝路，为什么呢？

答案非常明显，因为时代变了。严峻的时代需要严峻的文学，以唤起民众惊醒民众，而建国以后的中国已进入平稳的经济发展时期，它更需要的是适应这种发展的大众化文学，琼瑶正是在这个时期产生的有较大影响的大众化作家，也可以说是站在一个高峰独步中国文坛和鲁迅先生比肩招手的作家。

一九九八年八月于南阳二师

目 录

长篇小说

总经理的小夫人.....	1
--------------	---

短篇小说

少妇忧.....	151
婆媳劫.....	160
公媳怨.....	170
父子怒.....	176
子女忧.....	182
少妇惑.....	192
美丽误.....	198
母女悲.....	205

中短篇小说

美女悲.....	221
枝叶林.....	254
丽人泪.....	316

长篇小说

总经理的小夫人

第一章

我们生活在一个五光十色的时代，因此许多人便眼花缭乱了。物质生活的丰富使我们处于空虚之中，我们便要变着法子寻难作乐。我们有钱嘛。有钱不花是个傻瓜。没有谁想当傻瓜。将来呢？将来是渺茫的，人生的意义呢？也许生存本身就是意义？看不清通向未来的康庄大道，找不到通向个人辉煌的曲折小径。那么只有懵懵懂懂的生活了。

这大概就是肖静丽眼下的处境。她曾亲尝苦难生活的滋味，因此她才深切了解生活给人的希望和幸福是那么少，而给人的失望和痛苦却是重重迭迭连续不断，人，只有在痛苦中挣扎，在痛苦中苟延残喘，否则，你还能怎么样呢？

她在 1989 年和杨清太结婚。他带她从昆明到广州度蜜月，随身还带了他的男秘书李英男。没有 20 天他们便垂头丧气地回来了。她觉着好内疚，好伤心，他也是。那时肖静丽 20 岁，杨清太 44 岁。她冷静地沉默着。他和她分居了，另找了房子和他的秘书一起住着。他四下里求医问药，坐着飞机把中国的大城市都跑遍了。他回来时兴致勃勃。

1984 年，杨清太还是林业厅下属漓江林场的技术员。他的家在河南，父母健在，他还有弟弟和妹妹。他大学毕业一个人分到云南瑶乡的穷山沟里，多见树木少见人，和谁结婚去？直到 34 岁，

才经老乡介绍认识了他的妻子王亚军。王亚军 28 岁，高大、丰满、性格开朗，是省中师体校的教师。他的父亲是一位退休的上校，耿直、爽朗。他对女婿委琐、拘谨的样子很看不惯。女儿跟父亲意见相近，唯有一点不同的是愿意同他结婚。一年后，他们有了女儿果果。

但在这一年，杨清太的地位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他在台湾的舅爷到云南楚雄投资，成立了楚雄佳业商贸有限公司，指名要他当总经理。1989 年他正式向妻子提出离婚，出人意料的是妻子慨然应允。

那夜晚杨清太回来，看肖静丽的眼神是怪怪的。肖静丽有点疑惧，身上似乎起了温热。他们已经分居三个月了。也许他的身体有了好转。夜里洗过睡下之后，她才被深深惊骇了。他的那物件儿又粗又大，雄雄地挺着，猛烈而粗暴地进到她的体内之后，她凄惨地叫了一声，便昏了过去。她被强烈的疼痛扯醒之后，发现他仍在她的身上反复动作，她拼命地推他，流着泪叫着“不——不——”但他野兽似地不能自制，直到她又昏过去。

从此她见了老鼠见猫似地颤抖。从此她就再不让他挨她的床边。他是宽宏大度的。他说过他从不强迫女人。他说性是双方的和谐的共振，要双方乐意，特别是女方主动配合，才能得到快乐。他讨厌和不情愿不主动的女人性交。不过他仍旧气哼哼地对她说：“我不缺女人，可是你别忘了你是谁的妻子！”他们从此便形同陌路了。

肖静丽是个小巧美貌的女子。软软的淡黄的头发披在肩上，白皙的皮肤，瘦削的身材，敏捷的举止，活泼而富有生气。她有两只好奇的大眼睛，温软的声音，好象是个乡下未谙世事的小姑娘。她确实生在乡下，可是她的父亲肖伯力，却是她们家乡那县级市里文革后第一个也是唯一的一个北京大学毕业生。1976 年唐山大地震时，北京的教学大楼也在摇晃。学生们尖叫作鸟兽四散逃命。

教授吓瘫溜到桌下。是他把教授一步一步背下楼去。他的前额至今还留下一道砖块砸下的伤疤。他在北京四年求学时光是和他 5 岁的小女儿共同渡过的。

肖静丽 16 岁的时候，考进了郑州理工学院。她在那儿过的是快活的日子。她无拘无束地生活地学生中间。许多男生说他是快乐的小天使。她和男生们争论着文学、哲学和社会上发生的重大事件。她的口才、她的学识不下于男生。因为是女生，因为他们小班仅有六个女生，所以更胜于他们了。男生们带着吉它和她们一起到花园里、假山边、黄河岸上漫游。她们唱着歌。她们是快乐的、自豪的、自由的。歌喉动人的青年们，在旷野间、在清晨的林中、在黄河的岸滩上奔窜，自由地为所欲为，尤其是自由地谈所欲言，最要紧的还是谈话，热烈的谈话，爱情不过是小小的附属品。

肖静丽曾在 18 岁的时候初试爱情。她选择的不是那些热情地和她交谈、欢快地和她在一起唱歌、自由自在和她们在林中野宿的男子们，他们不用说都想要欲望勃勃地更进一步。她选择的是高她两届的一位老乡。他发表了不少小说和论文。以后的不少时间都是他们的两人世界了。他不仅博学多才而且雄辩滔滔。他又是那样的低声下气央求，为什么不呢？为什么她不能像一个皇后似地赐予呢？

仅仅在他将要离开的最后一些时候，阴霾才突然罩上了他们。热烈地讨论过去了，热烈的爱情也仿佛被突然浇上冷水。辩论已无任何意义，恋爱和性交不过是一种原始的本能，一种反应。当她得知他在家有妻小的时候，不仅变得冷漠，而且简直十分憎恨了。是他侵犯了她的秘密和自由，是他夺去了她的贞操，是他使她失去了一个少女的尊严矜持和高尚，以至在他离开前夜，又要向她求欢的时候，她冷淡地拒绝了。她深感到一个少女如果不摆脱那污秽可耻的两性关系，她的生命便失去了意义。

尽管人们对爱情有着五花八门的解释，也有着千奇百怪的表现，但爱情对人来说不过像长期阴天中露出一刹那的微光，是那样昙花一现。但性爱就不同了，不管千百年来甚至现在，人们总把它看作污秽下流卑俗的事物，但它却是最古老又最年轻的，最庸俗又最圣洁的事物。固然，动物比如猪狗驴羊，也都有性的冲动。这一点和人是相近的。难道由此就能否定性的圣洁和伟大吗？人类是要追求高尚的东西，力求脱离兽性，脱离低级和庸俗，但人类能脱离人本身吗？吃喝拉撒睡，衣食住行性，如果可以摆脱，那人还叫人吗？但人是有理性的，懂得适度和节制。虽然有的男人总是主动又疯狂地追求性欲，女人不得不退让，不得不满足他们。可是当女人们一旦明白了领略了它的涵义，便要去追求更高尚更美好的东西，便会对性欲产生反感甚至抵触厌恶情绪，这时的女人便是设置了一道坚固的城防了，任你男人有多么锐利的武器，也是不容易打破的。

情人离开后，她的父亲又出事了。他做了一任乡书记又调进党校。本来他满以为是可以做那党校校长的，因为他不会请客送礼，结果让一个根本不可能当的人当上了校长。他的倔脾气发了，跑去找着市长，把市长痛骂了一顿。市长是一个凡人可以骂得的么？他当即被撤了职，停了薪。肖静丽姊弟六人，母亲还在农村。这就是萧伯力北京也不留，郑州也不留，急急要回老家工作的根本原因。一大家人张口等他的薪水生存，一下子停下了，肖静丽还有法子上学吗？

她不得不寻求出路。当时学生打工刚刚兴起。恰巧暑假时，他们学校联系了一批到云南实习的指标，她自然而然地报名了。

夜色苍茫的时候，她一个人沿着河岸散步，看着城市那闪烁的灯光，朦胧想起黄河岸边的黄昏。浓浓的夜色包缠着河边的疏林，他紧紧地搂着她吻着她，那只汗渍渍的手悄悄探进她的怀里，揉着她的乳房，惊起一阵惬意的震颤。在黄河岸边的沙滩上，面

对着满天眨眼的星斗，她躺在两张揉皱了的报纸上，心甘情愿地把自己交给了他，象是一盘祭品，义无反顾地贡献给了神。现在回忆起来，心里还有一丝温润甜蜜的感觉。

谁也没有注意到她的变化。只有母亲从病床上睁开眼睛看她的时候，那陌生的眼光使她吃惊。母亲的眼神异样地一动，她已感到母亲看出什么来了。很明显，虽然她被悲痛和郁伤压抑着，可经历了爱情和性爱的女儿，身体已发生了奇异的、微妙的、显然的变化。女儿是更艳丽了，更圆润完满了。少女时代的无知粗糙全失去了，脸上露着成熟的、知晓一切的神态。

肖静丽虽然在性的快感中，在男性的奇异的力量下面屈服了，可是她很快便自拔出来，把那一段短暂的体验当作珍贵的东西，藏进记忆的箱底。谁有权力谁有机会探看一个女人少女时期的珍藏呢？

白天她为了逗父母高兴，有时装作喜欢，装得天真烂漫，可是到了夜深人静的时候，特别是到了月经要来的前几天，她便常常烦躁不安。她期待着事情的变化，期待着新的生活新的环境，期待着一个新的男人闯入她的生活。她在家里呆不住了。

她在家里住了2个月，便只身来到昆明。

第二章

肖静丽住惯了肖家庄，看惯了伏牛山葱茏的小丘和清澈的潺潺的小河，那是她心目中的美妙世界。现在她住进了昆明市最大的单元房：四室两厅双阳台的屋子。屋子布置得够豪华的。各个房间都铺着葱绿的地毯。吸顶灯华贵而多姿。墙上镶着闪光的壁砖。宽大的客厅里，棕色的大型老板椅透着柏木的香味。茶几镶着汉白玉。四周的玻璃柜里陈放着珍奇古玩。门两边是四个大花盆，一溜儿摆着古松、香桂、铁树和紫藤花，显得古朴而高雅，勃勃而有生机。可是，这么大的房子让她一个人住，那就显得太空

旷了。这里固然有杨清太的房间，但他自那以后就不常回来住了，他也从不带朋友来家里。还有客屋，那是刚结婚不久她父亲来住过的，父亲仅住了三天就匆匆地走了。走时望着她要说什么，是她用眼光阻止住，没让他说出来。她知道他要说什么，知父莫如女，她太了解她父亲了。

父亲对她的婚姻是不满的，他对杨清太是不满的。这不仅因为杨清太的年龄比她大得多，同时还因为他那五短身材，腆起来的肚子和光秃了的脑袋，他那盛气凌人的神气和目空一切的眼光。那天她开车送父新去火车站。车停在站外，她和父亲抬着一箱荔枝挤过汹涌的人流上了卧铺车厢。放好行李时火车拉响了笛声。她往车下走，父亲送她到门口。她转过身看到父亲在抹眼泪，听到父亲轻轻的说：“你要抽空回去看看你妈！”她的眼泪忍不住哗哗淌了一路。

她一次也没有回去，她怕面对母亲那祈求责难的目光。本来她打算婚后要帮丈夫打天下，把公司搞得更加兴隆的，那样她便可以充实了。可是他们确定关系以后，公司上下那奇奇怪怪的目光，尤如尖刺似的刺过来，使她浑身上下都扎得难受。这时杨清太又不让她上班，她便顺水推舟地做了家庭妇女。

面对空空荡荡的大屋子，特别是在那漫漫长夜里，她常常惊奇地问自己：这难道就是人生吗？人难道就应当这样活着？

一天夜里，杨清太回来了，他的身后跟着秘书李英男。两人神秘地笑笑，便关上了房门。在好奇心的推动下，肖静丽提壶开水送过去。她推开门，李英男急忙抢过去关影碟。杨清太笑呵呵地说：“没关系，让她正好也受教育。”她看到那两个男人躺在一个被筒里。

她早就听人谈起男人和男人会怎么样，但她不信。她读《金瓶梅》，那上面的西门庆和小厮怎么怎么样，她以为那是胡编乱写。但看到丈夫和李英男那亲密无间的样子，她起了疑心。第二天一

早，他们走后，她详细地检查房间，在影碟机下发现了黄片。

她装进机子打开来看，全是一幅幅恶心人的镜头，有一男一女赤裸性交的，有两男弄一女的，有成群的男男女女乱弄一团的，简直连群野兽还不如，她急忙气忿地关了录相，把那盒黄带拿进她的房间藏起来。

那天晚上，天不黑他们就回来了，一回来就急急忙忙找她要带子。她说没见，李英南就嘻皮笑脸地缠着她说好话。杨清太却板着脸坐在一边不吭声，脸上盛了一窝恶水。看到肖静丽不松口，杨清太生气了，板着脸说：“你少管我们好不好？”

肖静丽也生气了，瞪着他说：“你们成天就看些这，干些这？”

李英男笑着解和：“嫂子，我们也是头一次，看着玩玩，给我们吧？”

“不给！”肖静丽哭了：“还是有大志气的人哩，还要振兴国家搞活经济哩，还要做国家未来的栋梁之才呢，哼，什么东西！”

杨清太变了脸色说：“不是你不行么，偶尔看着玩玩有什么关系？不给算了，咱们走！”

他们走到门口，肖静丽赌气把那带子扔出去，自己碰上房门，躺在房里呜呜地哭着。她感到深深地失望了。她只所以要嫁杨清太，是看他有才能，有气魄，头脑敏捷，处事果断，是个难得的经商人才。那时她刚到云南来，在会计部工作，多次参加杨清太主持的会议。他在会上口若悬河，头头是道，讲得大家心服口服。他也真行，三四年功夫，把一个只有一百多万资金的小公司发展成为有资金二千万元，拥有木材公司、茶叶公司、运输公司、采伐队，公司总部（有宾馆、饭店、舞厅），有四部轿车的大公司。大家都对他佩服得五体投地，认为他是个经商奇才。当时她对他充满神圣感，因此当他到会计部坐在她身边和她聊天，她是那样受宠若惊。当他诉说着婚姻的不幸内心的寂寞和痛苦，她是多么诚心地希望为他献身，去帮助他、温暖他扶持他，使他有更大的

作为，使公司有更大的发展。谁知他的私生活是这样糜烂，这样肮脏！听说他光为治病就花去一百多万元。这些钱是他的吗？国家把公司交给这种人，可靠吗？他们拿着人民的血汗钱大把大把地花着，还美其名曰是花他们自己的，这样下去，国家会富起来，人民会同步富裕吗？当初，他们这些学生，曾多么热烈地欢呼过梦想一朝国家强大起来，人民富裕起来，可如果大批大批的钱都落到了像杨清太这样的人手里，人民还会有好日子过么？固然，政治是政治家的事，可国家是人民的呀，是全国每一个公民的呀。如果谁都只关心自己享乐、捞钱，国家不就危险了吗？肖静丽思前想后，不知道怎么办才好。她开始明白她的婚姻是一次美丽的错误，是人生前进道路上的一次深刻的教训。可她现在怎么办呢？离婚吗？刚刚结婚便离婚，不是让人笑话吗？不离婚就这样不死不活囚着，算什么？难道社会就是这样，人生就是这样，难道人就应当这样活着？每当夜深人静，她就久久不能入睡，辗转反侧，陷入一片痛苦的迷惘之中。

第三章

然而，一种不安的感觉蛇一样附上了她的身，一点一点把她占据，每一块肌肉，每一片皮肤，每一个细胞，由内到外直到脏腑甚至到骨髓的更深处。当她要安静时，这种不安牵动着她的四肢，当她要休息时，它便直入她的心底脑底搅闹不停，急得她想大声哭，大声叫，简直想一头跳下楼，去体会那风的抚慰和地面亲吻的凉意。她心里急促地喊着“天哪，天哪……”望着青翠的远山的无限渺茫之处落下眼泪。

有时，她头戴安全盔，骑着摩托车，顺着个方面狂奔，直到郊野，直走到三叉路口，直走到外区外县，在人迹罕至的小河边，树林里停下来，将疲惫的身子扑在青草上，将心贴在大地上，静听地心的呼吸和大地的震颤，寻求摆脱的那种安慰。但是不管

她跑向哪个方向，不管她跑多远，她会突然醒悟，折转过来，天黑时无精打彩地回到家里。她觉得家就像一只扯着风筝的手，不管她飘到哪里，这只手总会狠狠地把她扯回来。

她觉得自己日渐消瘦。高原的紫外线把她晒得黑红。不管在动着，在静着她总感到生活日渐和她离得远了，生命日渐和她离得远了，内心汹涌着那股激情也日渐消退，她成了一个烦躁不安的，盲目挣扎的可怜虫。

她回了一趟老家，那是为了安葬她的母亲。母亲在贫病交加中去世，她哭得天昏地暗。她把母亲安葬得很风光，离开时她感到心肝又被割下一块。父亲更苍老了，临走时，他流着泪说：“静丽，你要多为自己想想啊。”

这年春天，杨清太突然去了广州，令人奇怪的是，这次他竟然没带李英男。李英南便有充分的时间和机会跟肖静丽在一起了。

肖静丽从来就没把李英南当成一个人。在他们新婚去广州的时候，他鞍前马后地东跑西颠，张罗这张罗那。在饭桌上，他一会儿掏手绢让杨清太擦汗，一会儿掏餐巾纸让杨清太擦鼻涕。他还给杨清太洗袜子、洗手绢、洗内衣，杨清太一个眼色他立即心领神会，那股勤的样子让她恶心。那时她正处于新婚的盲目时期，对他还算客气，后来因发现杨清太根本没有性能力，伤心绝望之余根本就没有心情用眼看他，他也非常知趣，很少和她接近。

就在杨清太去广州的那天夜晚，她茶也不思饭也不进，一个人躺在客厅的沙发上，回想当年的那个情人，回想黄河滩的夜晚，密林中的清晨，大学校园里的欢欣和热烈。那是个多么美好的夜晚啊，他那么温柔地拉着她的手，拥抱着她、亲吻她、抚摸她全身。后来他们躺在报纸上，他便不声不响地脱她的内裤。他突然压上她的身子，悄悄而热烈地进入她的身内，似一道天崩地裂的闪电，使她长久地抽搐着，她的灵魂进入迷醉状态，轻飘飘地飞升到云端里。那种感觉，象电影一样朦胧而又清晰地印在脑海，象白糖

果子一样，每一次咀嚼都那么美妙、甜蜜。新月被圪塔云遮满着，天上的云团如黄色的锦缎，沉沉的黑夜如混黄的泥水一样粘稠沉重，她赤裸着躺在沙滩上，他却在她的周围徘徊。她轻轻地呼唤他，他急忙跑到她的身边搂住她、吻她。她更紧地搂着他，喃喃地说：“你，你还能再来一次吗……”“嫂子，你还没吃饭吧？”这时，李英男轻手轻脚走进来，轻声细语问候她。肖静丽正处在缠绵的情思之中，已在恍惚之中迷失了自己，她轻轻地说：“你，你过来。”李英男走过来蹲在她的头边，她忘情地拉着他的手说：“我，我真喜欢你！”李英男猛地往后一退，她惊醒了，问：“你，你是谁？”

“是我，嫂子……”李英男就在她面前，她才认认真真地把他看了一遍。他是个长得不错的年轻人，高高的个子，细瘦的身材，笔挺的腰身，显示着蓬勃的朝气。望着他，她的身体内部立即呼喊起来：他才适合你呀，他才般配你呀，你应该嫁给象他这种人呀？但她还是及时控制了这种感情。她想起，一次她和杨清太在餐馆里吃完饭往外走，杨清太头上冒着热气，笨拙地穿上他那宽大的黑西服，李英男急忙走过去，认真地、细致地替他翻过领子，拉正领带；还有一次，她看到他正洗着杨清太的内裤，走过去说：“这些不该是你的工作呀？”李英男笑着说：“我跟杨总干，干什么都该！”她的好奇心被勾起来了，问他：“你为啥跟杨总恁贴心？”

“嫂子，我不骗你，我为钱。”

“钱对你真那么重要吗？”

“真的，重要，很重要，金钱对一个男人来说，尤其重要。现在是金钱时代，没有钱就寸步难行。我家在农村，家境十分贫寒，我当了两年兵转业回老家，为安排工作，花去了一切积蓄，还是没有着落。正如父亲说的，好的位置都让人占了，能发下工资的单位比如财税、政法、银行，有权有钱的还争抢不下呢，哪能轮着你一个普通老百姓？杨大哥回老家时，父亲求他，他就爽快地

带我出来，又给我那么高的工资，人心都是肉长的，我就是贴上性命也肯。”

肖静丽被他的话深深地打动了，又听说他们是老乡，就对她的看法有了好转。他爱钱，那是无可非议的，世界上谁不爱钱呢？自己何偿不是那样呢？假若杨清太是一个一无所有的穷光蛋，你肯那么义无反顾地嫁他么？当时别人讥讽的眼色里，有一部分就是卑夷她嫁他。是为了图他的钱，她当时因为一股雄心的冲动，便筑了铁样的围墙挡了这利箭的攻击，现在细想起来，她和李英男似乎是一流人物，只是采取不同的方式接近杨清太罢了。想到这里，她陷入深深的悲哀之中。她先是鄙视自己，你自己原来也是个见钱眼开爱慕虚荣的女孩，随后便觉得自己是冤枉的，是应该被原谅的，接着便觉得李英男也应该被原谅，她便不那么讨厌他了，她忽然问他：

“你还没有结婚吧？”

“我跟谁结婚呢？我还不知道我的爱人在哪里呢？家里倒是张罗着要给我介绍，我不同意。”

“这么说你是连恋爱也没谈过了？”

他羡慕地望着她。“是的，嫂子，我还没遇到一个能够看上我的，是不是你……能给我介绍一个？”

“啊呀，这我就不信了。”肖静丽笑起来，“你单看这昆明吧，把四乡八村的美丽女孩都吸引了来，她们成群结队到处跑着，穿那么短那么紧的上衣，穿那么高那么厚的流行凉鞋，露那么多那么白的皮肤，你不动心么？”

“我动心人家不动心呀，咱不是缺少那‘老人头’么”。他温和地笑了，微微露一下牙齿，他的牙齿是雪白的。肖静丽奇异地对他同情起来，她的同情里有怜悯，却也带点憎恶。这个受人白眼受人唾弃的人！人们说他浅薄无聊，想不到他还隐藏着不少长处，不少优点，不经接触和了解，是不容易看透的呢？看来对一